

韓
非
子
集
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八

長沙王先慎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

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按有遠字是難讀爲患難

之難與下雖犯軍旅之難同禮記曲禮臨難無苟免遠難卽免難之義畏死遠難有伴生之心用以當敵必不恥降北之辱此

遠字不可少

據今本增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

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

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

顧廣圻曰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淮南時則訓高注牟多

也知讀

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

民也

顧廣圻曰本書亡微篇有暴傲卽此而世尊之曰礪勇未知孰是先慎曰作微是說詳亡微篇

之士。

先慎曰說文礫屬石也凡捷利之義卽此字之轉注經傳皆以廉爲之

活賊匿姦當死之民

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

盧文弨曰譽疑是俠

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

赴險殉誠死節之民。

先慎曰依上下文民下當有也字

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

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

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

王先謙曰整正穀善也

而世少之曰愚慙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怯懦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

先慎曰明上謂奉揚法

令而世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

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

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

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

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先

趙本重愛字盧文弨云下愛字藏本不重顧廣圻云必爲之句絕今本重愛字誤先慎案必爲之謂不以損髮而不沐八說篇沐者有棄髮云云與此意同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

不已矣。顧廣圻曰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先慎曰依下文而欲以行義禁下子父當作父子

則交必有鄰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

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王謂日句範

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

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王先謙曰孟子說世

主不言利而以仁爲先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今從拾補

增盧文弨云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

於字馮校增思張本故明主不受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顧廣圻云

作恩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顧廣圻曰句絕必於

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顧廣圻曰句絕官官治。顧廣圻曰當作

國富國富則兵強。盧文弨曰下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

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

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

富貴之業成矣。盧文弨曰致張本作至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

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

先慎曰大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

怨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顧廣圻曰不字當衍外儲說右篇云君

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

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

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

守而重其罪

先慎曰張榜本而作其誤守者眾以防於未發罪者重以杜其效尤

使民以法禁

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

盧文弨曰者

一作也

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積上有父母二字誤先慎按上十母萬父母並句絕父母積愛與吏用威嚴相對成文不當省父母二字顧說非改從今本

吏用威嚴而民聽從

先慎曰乾道本無用字盧文弨云

用字脫張本
有今據補

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

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

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盧文
昭曰關

或作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

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顧廣圻曰句
有誤當脫一字子多敗推愛

也推行父薄愛教笞。顧廣圻曰
五字爲一句子多善用嚴也。先慎曰張
榜本無故母

至用嚴大小
二十四字

今家人之治產也。顧廣圻曰藏本
同今本今作令誤相忍以飢寒。先慎曰盧
文昭拾補出

飢字云饑張本作飢按饑饉天饑作飢
非先慎按二飢字張榜本作饑不誤相強以勞苦雖犯軍

旅之難饑饉之患。先慎曰饑字從
張榜本改下同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

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

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

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顧廣圻曰人字當衍此仁與法相

對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刑

字按依下文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先慎曰乾道本必作心當有今據補

王先謙云必字是上言必於賞罰即其證若作心則不當有者字改從今本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

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先慎曰乾道本惡作惠拾補夫欲利作惡盧文弨云惠字非今據改

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

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

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顧廣圻曰

日藏本也下更有其欲治又不甚也七字此非特無術也又乃

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知作智美作分按句有誤俞樾曰美

乃筴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筴亦可決矣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筴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今本改美爲分未得其字

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

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

俞樾曰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

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揆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爲之尙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錯引左傳繫蔡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蔡誤作蔡傳寫者又以意改爲揆耳

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

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

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

先慎曰乾道本刑下有

名字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今據刪

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

一國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

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

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

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

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

盡止。先慎曰者字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先慎曰能止姦則重刑無傷

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

利蒙大罪。先慎曰乾道本蒙作加盧文昭云加張本作蒙今據改故姦必止者也。先慎曰下文

無者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先慎曰依上

文上上當有而字民慕其利而傲其罪。先慎曰傲其罪謂輕易其刑故姦不止也故

先聖有諺曰不蹟於山而蹟於垤。先慎曰淮南子人間訓堯戒蹟作蹟垤作垤高注蹟蹟

也垤蟻也按山者大故人順之。顧廣圻曰垤微小故人易之

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

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埒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先慎曰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道非欲亂國卽爲民設陷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

先慎曰頌語猶美語也

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

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

盧文弨曰恐疑是怨

於用則怨上故下云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愛與怨文正相對

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

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

罰固已足之之後也。

王謂曰賞當作刑

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

猶之亂也。

先慎曰乾道本厚上有後字據趙本刪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厚愛之若不重罰民猶趨亂下云則雖

足民何可以爲治是也

夫富家之愛子。

先慎曰乾道本富當作富拾補當作富盧文弨云當字譌今據改

財貨足用。

盧文弨曰財貨張本倒下同

財貨足用則輕用。

先慎曰此財貨二字乾道本作貨

財據趙

本乙 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

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雖作

則誤按雖當作唯

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儒則肆於爲

非舊倒依下文改先慎按趙本不誤今據改

財用足而力作

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

已明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已字盧文弼云已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

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

先慎曰民而當作而民是以民爲

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

先慎曰此與下相對子下疑脫之位二

字 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

子先慎曰乾道本爲下有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君字今據刪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作爲拾補爲作以盧文弨云爲字張本無
顧廣圻云今本必下有以字誤先慎按今本以爲兩有非也張
本爲作以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
是今據改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
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
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
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先慎曰張榜本帝誤作常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先慎曰盲暗混於覺寐嘿之中人莫能辨

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
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
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
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顧廣圻曰俎字當衍下句同故
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

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先慎曰乾道本任下有者字願廣圻云今本無者字按依上句不當有今據刪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

先慎曰謂不遺故舊

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

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

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

先慎曰剛材者在下而與上爭故不行其令

行惠取眾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

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

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

先慎曰任人則必使其人有勢可

憑藉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

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

先慎曰爲當

作

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

以愚人之所憎

王先謙曰所字當衍

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

先慎曰乾道

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爲下有其字先慎按此與上而爲其私急對文明有其字是今據補則事必亂矣

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

王先謙曰承上文言不當有君字

此君字緣上下文而誤衍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

誠以參聽無門戶

人莫能測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下必坐上

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篇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即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謬甚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下必坐上決誠以七字亦非舛錯謹臆錄有

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

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

先慎曰不下當有得字與智上故智者不得詐欺文一律

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

先慎曰不任修士使斷事

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

先慎曰令即法也

夫民不盡察賢者然

後能行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能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能字先慎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不可以爲法

。顧廣圻曰句絕

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

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

焦木枯

立死若木之枯也

華角赴河

顧廣圻曰未詳

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

士

先慎曰乾道本無賢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賢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增

故人主之所察先慎曰乾道本

本無所字拾補有盧文弼云智士盡其辯焉

同。顧廣圻曰藏本

所字脫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

先慎曰乾道本

字誤盧文弼曰

張本無能字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

士下有能字盧文

昭云張本又有能字馮去之顧廣圻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

本博下提行

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先慎曰趙

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

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

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

道民也

先慎曰

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王先謙

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情夫貴文學以疑

云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圓鹽鐵論非缺云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亦當作推又鹽鐵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推車則作推字不誤可證先慎曰推字不誤管子禁藏篇云推引銑耨以當劍戟卽此所本推車謂推引其車盧顧說非

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

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

先慎曰乾道本道下有推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按此不當有今據

刪皆推政也

盧文弨曰推當作推下同先慎曰盧說處多事非推政與六反篇推愛句法正同義見上

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

非聖人之治也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非下有也字誤

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

行推政也

云難字衍張本作也亦可省

法所以制事昭曰當

分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

先慎曰乾道本法下有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此不

當有今

據刪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則立之三

補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

顧廣圻曰藏本無難同今本無則字誤

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

先慎曰天下無不難之法無不害之功但權事之成否功之多寡

耳乾道本有上無無字則文不成義顧廣圻云今本有按此當有今據補

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

之眾死傷者軍之乘

乘謂其半也。先慎曰乘無半義乘當作垂形近之誤說見內儲說篇

甲兵

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

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

先慎曰見六反篇廣雅釋詁一除瘡也欲病瘡者攻以藥石藥石所達血肉

必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

先慎曰先聖有言

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

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

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易作益誤

人之不事衡石者

文昭曰

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

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

。先慎曰乾道本私下有利字案利卽私之誤而覆者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二文相對不當多一字御覽八百三十引正無利字。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下是境內之事今據刪貨賂不行有者字誤先慎曰御覽引亦有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俞樾曰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也舊注非是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

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於顧廣圻云今本於作則今據改故存

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

。顧廣圻曰暴當作義先慎曰顧說非此以仁暴對言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即暴之實迹若義則無憎心妄殺之事下暴人在位與仁人在位比勘尤其證慈惠則不忍此意謂仁人之亡人國無異於暴者之亡人國也

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

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

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

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爲能活餓者也。。盧文弨曰爲能二字舊倒今從藏

本下亦當同先慎曰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先慎曰

乾道本作爲能不誤不爲能富民者也。。先慎曰乾道今學者之言也不務

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此勸

本無知字聖作惠皆誤

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

顧廣圻曰簡當作萌在訟字上萌氓也民萌訟與弟子辯相

對訟猶辨也

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

先慎曰乾道本詳下有

盡字顧廣圻云今本無盡字按此不當有今據刪

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

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慮作操誤

以責智者之所難

顧廣圻曰以當作不

故智慮不用而

國治也

先慎曰乾道本慮下有力勞二字盧文弨云力勞二字凌本無今據刪顧廣圻云當作故智不勞力不用與

元本不合非是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

盧文弨曰張本下兩句皆無於字此亦當衍先慎曰乾道本下兩句亦有於字盧說非

上下清濁不以耳

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

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

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接今生殺之柄云云不提行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

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者人今據張榜本趙

改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鼯鼠同

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

先慎曰而猶則也而則古通用見

經傳

有土之君

先慎曰趙本土誤作上盧文昭云上張凌本作土是也

說人不能利惡人

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使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

輕下曰暴

孫詒讓曰驕當作橋謂橋君也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橋君君雖不

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卽此所謂人臣輕上曰橋此俠與橋皆美名亂與暴皆惡

名故云下以受譽上以得非若作驕則不得爲譽矣。矯字又作矯。矯矯。矯矯。後忠孝篇云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義亦同。先慎曰五蠹篇專詆俠驕之無益人主而爲邦之害則韓非不以俠驕爲美名可知。此下以受譽指時人而言。孫說失本。書之指。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先慎曰張榜本自有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土之君至此皆刪去。

而官大也。有臣字。先慎曰乾道本者上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臣字。先慎按有臣字是今據補。依下文也。上當有。

者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顧

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此言凡遷官襲級必因其功而官爵之官爵受功與八經篇云爵祿循功語意正同。故有貴

臣言不度行。不當作必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先慎曰趙本無下八字。盧文弨云十下脫八字。顧廣圻云此篇多

不可通。

二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

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

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

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畱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

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力作術誤

故明主之行制也

天不可其用人也鬼

如鬼之陰密

天則不非

既高不測誰能非之

鬼則不困

陰

密誰能困之

勢行教嚴逆而不違

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先慎曰乾道本注雖誤作誰據趙

改本毀譽一行而不議

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

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

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

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

然後一行其法

顧廣圻曰句絕

禁誅於私家

顧廣圻曰禁誅連文姦劫弑臣篇云以禁誅

於己也外儲說右篇云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皆可證

不害

先慎曰不害即無害

功罪賞罰必

知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功作公按句有誤先慎曰不害二字當連上爲句功罪賞罰必知之爲句知功罪賞罰則

治天下之道得矣今本功誤公顧氏又以不害屬下爲句故疑有誤知之道盡矣

因情 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眾智不盡物

先慎曰此謂一人之力一人之智也

與其用一人不如

用一國

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眾而用國也。盧文弨曰注用君下之字衍又不知當作不如

故智力

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在作有先慎曰在當

作任形近而誤今本以隱改也

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

先慎曰乾道本人下無之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今據增

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

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

而不斷不斷則事畱

顧廣圻曰句絕

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

先慎曰

乾道本無聽字毋下有道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聽字無道字按自取一三字逗下文聽法云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卽此句

之義下句有誤先慎按顧讀誤自取一聽句上一聽而公會聽
不一則後悖於前兩見此言君能自取一聽卽不爲臣下所動
自毋墮入臣下谿壑之憂乾道
本錯誤不可讀改從藏本今本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曰藏本同
今本而下有不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
日諷諷也諷定而怒卽下拏伍必怒意是以言陳之日必有筴
籍盧文弨云由藏本作日作日趙本作由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
者功見而謀先慎曰謀當成敗有徵先慎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顧廣圻云今本
不重今據刪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
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顧廣圻曰智當作
至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
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君神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句有誤
誤神二字當重下盡下則臣上先慎曰則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改從今本

主道 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爲同者劫

先慎曰趙本以下有異字盧文昭云藏本無異字

與其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先

慎曰下審字衍公私之分利害之地並蒙故明主審四字而言

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

弟兄大臣顯賢

主母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

先慎曰弟兄倒下文兄弟不侵明此當作兄弟舊注未譌乾道本注子姓作之姓代主作代主今據趙本改

任吏責

臣主母不放

廢亂輒責於臣。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禮施勢責臣則主母有所畏憚不敢放肆注說非

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

不令庶子貳適也

權籍不失兄弟

不侵

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盧文昭曰籍張本下作籍此亦當同顧廣圻曰籍讀爲籍

下一門大臣

不擁

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盧文昭曰擁當從土旁先慎曰注權當爲擁之誤

禁賞必行顯賢不

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

爲句下文此亂臣之所因也卽其證今先慎曰不下當有脫字亂臣有二因

以亂字

外曰畏

外臣行威物皆畏。先慎曰外謂敵國內謂近習注非

內曰愛所畏之求

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暱

重帑

顧廣圻曰藏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其皆誤按帑讀爲挈下同孫詒讓曰結當作詰同聲段借字外國之置諸

吏者謂鄰國之爲內臣求官者戰國時往往有之結誅謂詰其罪而誅之王先謙曰結孫說是帑不誤重帑謂厚幣敵所親暱重賂爲反間者則詰而誅之則外不籍矣先慎曰籍讀爲藉下同爵祿循功請者俱罪

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

先慎曰乾道本充作充顧廣圻云今本

塞閉也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之途閉後人誤以塞爲充滿故改充爲充以就其義非也改從今本孫詒讓云充疑作兄亦誤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

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

王先謙曰襲節猶上言襲級節級義同以節持之亦謂以上下之

等治

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會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

帑固也

先慎曰貴帑當作責怒形近而誤下立道云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卽其義賢

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上

顧廣圻曰藏本下

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先慎曰當作上不制則小不除則

大誅

王先謙曰卽毫末

而名實當則徑之

顧廣圻曰而上

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生者不誅也害事者實不當也死者誅之也傷名者名不當也則行飲食者以飲食行其誅也不然

者不行飲食也而與其讎者以所

誅與其讎也故曰此謂除陰姦也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

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翳曰詭詭曰易見功而賞見罪而

罰而詭乃止

先慎曰乾道本翳作醫見功作易功拾補翳字

秦本作翳詭字藏本不重易均張本作易功亦譌翳者

蔽也下文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見功見罰是不翳

之義先慎按翳說是改從拾補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

用

王先謙曰不

爲臣下所輕易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

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

增亂其患微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

王先謙曰若齊閼

止田常曰卷禍。孫詒讓曰卷當作養謂其患家隆劫殺之難

之比。孫詒讓曰隆讀爲闕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攻

作。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

隆即大闕也孟子云鄒與魯閔孫奭音義引劉熙注云閔構也

構兵以闕也說文闕此云家隆即家闕亦謂私家構兵爭鬪

也隆與閔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古文苑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

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隆降與隆聲類亦同古字通用

彼家隆與此家脫易不自神曰彈威而誤脫易不自神則威竭

隆事異而義同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

盡於外彈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

威無義劫殺之事。先慎曰主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顧廣圻曰

詳王先謙曰國事廢置皆當自內生於外則亂。先慎曰外謂

主之由人主權其利害則無不治。生於外則亂。敵國也上文外

日畏所畏之求得此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王

亂臣之所因即其義。故其國治而敵亂。先慎曰乾道本故其作

先謙曰論功於朝。其故虛文昭曰張本作放

廷取利於敵國。其故虛文昭曰張本作放

其願廣圻云今本其作是按句有誤。即亂之道。句有誤王先謙

先慎按作故其語已明顯今據改。即亂之道。句有誤王先謙

日卽就也卽亂猶左傳言卽死謂去安就危也先慎臣憎則起
日拾補亂下有亡字盧文弼云亡藏本作之並非
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王先謙曰不當憎而憎則亂臣起
臣起內若吳宰詔之類並不自持
形骸之疾飲藥致斃心腹之疾

起亂一日

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

王先謙曰多猶勝也賢也故行參以謀之又

揆之於伍其眾以行參必折

王先謙曰三人從二不用者必折抑之先慎曰乾道本折作拆盧

文弼云藏本張本作

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王先謙

折下同今據改下同

日羣下同非上之折之微足以知多寡

先慎曰乾道本微作微拾補作微盧文

利故必責以怒之

昭云微張本作微顧廣圻云今本微作微按句有誤先慎按此

謂分別眾謀於極微始知得失之多少作微字是改從今本

怒之前不及其眾觀聽之勢

雙承此句有誤其徵在比周而

賞異也

盧文弼曰也字衍先慎誅母謁而罪同今本母謁作

日臣下比周則賞在立異

罰誤先慎曰母字衍誅謂卽言會眾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

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

視以改其澤也先慎曰改當作攷形近而誤澤讀爲擇謂擇守

擇守禮記射義澤者所以擇士也澤有擇義其字又相通曲禮上鄭注澤或爲擇是其證執見以得非常一

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云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官願廣圻

謙曰重其禁令舉往以悉其前卽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則遠使知懼與邇對今作疏置當作置疏疏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

言以警所疑言並見七術篇論反以得陰姦俞樾曰論反

與倒言相對設諫以綱獨爲王先謙曰諫讀爲間舉錯以觀姦

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鬪以散朋

黨王先謙曰卽上深一以警眾心則眾莫測喜怒先慎曰乾

道本警作敬顧廣圻云藏
本今本敬作警今據改 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

則明其固先慎曰固猶故也知辟罪以止威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知下有罪字王渭曰按句有

誤先慎曰辟即避字既顧廣圻曰藏本同知避罪則上可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今本衰作衷誤王先

謙曰陰遣使循視敵漸更以離通比王先謙曰慮我使與外

國省其衰敝之釁漸更以離通比王先謙曰慮我使與外

其交故下申之云言漸更以離通比王先謙曰慮我使與外

通事泄則術不行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

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盧文弨曰令張本

非作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

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顧廣圻曰償當作漬怒見則威

分盧文弨曰則藏本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

分作其先慎曰作則是

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

先慎曰上明主下二字互誤

明主

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

先慎曰失字

衍

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

和。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和當作利

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

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

先慎曰不督其用徒聽

其言則姦邪之說當於人主之心矣

言之爲物也以多信。

王先謙曰言以多而易信卽三人成市虎義

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

顧廣圻曰凡有誤先慎曰凡

不然之物十人以爲然則疑信已半若百人言之愈不能決至於千人之言則已以爲不然者亦已爲然矣此足上文言之爲

物也以多信義順以爲誤非也

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

先慎曰吶者言之方以爲疑辯者言之

心無不信矣。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籍。先慎曰籍讀爲藉藉助也。信乎辯而以

類飾其私。先慎曰信讀曰伸謂辨士以相類之事文飾其私也。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

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

。先慎曰張榜本生作上誤。故無用之辯不畱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

放官收。顧廣圻曰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衍卽收字之誤耳王渭曰句絕先慎曰顧王說是張榜本無任事至下說

十四字而以大說大而誇則窮端。先慎曰句。故姦得而怒。先慎曰而猶

而誇爲句非則也下誣而罪臣同既得其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顧

誇大之姦情則人主必怒。日以上皆有誤先慎曰謂非爲他事所。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

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先慎曰聞

聞張榜本聞作文非。博論以內一人。王先謙曰內與下納同一人謂君。主不智則姦得資

明主之道己喜則求其所納己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己變之後

以得毀譽公私之徵。

王先謙曰聞辨言而喜必求其所納之虛實聞訐言而怒必察其所構之是非又

於已變之後考論之則毀譽公私皆得其徵驗矣。

眾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

慎曰乾道本使上有故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故字今據刪

故眾之諫也敗君之取也。

日防眾

諫敗

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

昭曰今

疑令顧廣圻云載本同今本無語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曰今當作令語字衍言能符於後則爲謾不符則爲謾符猶合也

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

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母法也法之息也上聞也上聞無度則官擅爲官

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微多。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奉重無前四字顧廣圻云今

本重今

微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

王先謙曰亂功無義功字當

衍明主之道取於任

能任事則取之

賢於官

能守官則貴揚之

賞於功言程主

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

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

王先謙曰民皆力

耕故勞苦不爲

任事者毋重

先慎曰乾道本者作也顧廣圻曰今本也作者按依下文當作者

今據

改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

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

先慎曰官輕則民重

刑之

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

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

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

先慎曰非誅字同此即蒙上賞者

有誹焉不

足以勸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

王謂曰有誤脫

有重罰者必有惡

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

卑下故下肆很觸

盧文弨曰很凌本作很

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

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賅紋之政

務爲

貨賕。顧廣圻曰紋字有誤未詳所當作下同孫詒讓曰紋當作納篆文納作納紋作紋二形相近而誤納謂納貨財子女也國語鄭語說褒似云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入納義同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賅

紋以疑法

先慎曰法下當有令字

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

顧廣圻曰主當作生王

先謙曰謗主與亂治對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

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

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

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

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

先慎曰乾道本盡下有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民字按不當

有今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先慎曰此故大臣
據刪下富有脫文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主威

先慎曰乾道本脫此二字今依拾補增盧文昭云末一行脫主威二字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八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

長沙王先慎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先慎曰御覽七十八引

取作多蟲蛇作地地

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

號之曰有巢氏

先慎曰各本號下無之字御覽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民食果蓏蟀蛤腥

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

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

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

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

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

笑矣。

先慎曰舜下脫縣字。湯武禹當作禹湯武。

是以聖人不期脩古。

在扶世急也。

不法

常可。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行課。

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者。

慎曰。

舊本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九及八田百二十二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耕下無田字。今據刪。

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

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笑上有所字。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

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

盧文弨曰古下似當分段。

丈夫不耕。草木

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

先慎曰張榜本。楚本婦人作婦女。不

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

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

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

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

盧文弨云堯下亦當分段。先慎曰乾道

本也下有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當云堯之有天下也
李斯列傳可證先慎案有字係後人用史記校記于王下失刪
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御覽八
十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今據刪
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日御覽
一百八十八引斲作刮案李斯傳淮南主術訓亦作斲此下李
斯傳有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似非韓子元文此下云古之
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不言逆旅
之宿明韓子無此十字餘亦煩省不同當各依本書
藜藿之羹冬日麕裘

先慎曰御覽二十七又八十又六百九十四引並作鹿裘李斯傳亦作鹿夏

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

先慎曰御覽八十引虧作蔽八百四十九及北堂

書鈔一百四十三引作獸並誤虧損也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

先慎曰

御覽八十二引耒耜作木耜

股無胈

先慎曰乾道本胈作肢據張榜本改李斯傳亦作肢御覽引作股無完骸

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

先慎曰以張榜本作又誤

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

而不足多也

先慎曰古張榜本趙本作故古故字通

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

世絮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

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水

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先慎曰說文臘楚俗以二月祭飲

食也臘冬至後三成臘祭百神風俗通引相遺以水作買水澤

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也。先慎曰庸張榜本作傭故饑歲之

春幼弟不饑。先慎曰乾道本穰作饑涉上文而誤據拾

秋疏客必食。先慎曰乾道本穰作饑涉上文而誤據拾

骨肉愛過客也。先慎曰乾道本穰作饑涉上文而誤據拾

骨肉逗御覽意林引同無下愛過客也四字改

從今本愛過客蒙上疏客必食言過客即疏客

實作心先慎按御覽亦引作心今據改

也財多也。先慎曰乾道本穰作饑涉上文而誤據拾

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先慎曰乾道本穰作饑涉上文而誤據拾

重字是輕辭天子重爭土彙相對爲文土當作土形近而誤土與仕同彙與託通淮南修務說林項託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作項彙是彙託通用之證土彙卽仕託古今字外諸說左上篇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鍾又云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彼云辭仕託此云爭仕託可見仕託之義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

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

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

先慎曰乾道本文作大據拾補改盧文弨云古下

似當分段

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

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先慎曰論衡非韓篇作三十二國

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

盧文弨曰徐偃王當周穆王時與楚文王相

去遠譙周據此以駁史失之不考

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

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

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其工之戰鐵鈇短者及乎敵

先

慎曰乾道本短作矩盧文弨云矩張本作短顧廣圻云今本矩作距課案當作短今據改

鎧甲不堅者傷乎

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

策而御驛馬

先慎曰淮南汜論訓高注驛馬突馬也

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

先王兼愛天下

先慎曰乾道本無稱字顧廣圻云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稱字其義已明乾

道本脫稱字顯學篇云孔子墨子俱道

則視民如父母

。先慎曰拾補

堯舜此即儒墨皆稱先王兼愛之證

視民作民視君三字盧文弨云民禍二字舊倒君字脫俱依張本補正顧廣圻云句有誤先慎按視民當作民視盧說舊倒是也君字不當有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之如父

何以明其然也

母此即指先王之民而言張本增君字非也

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

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

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

不亂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無君字愛下

今先王之

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

。先慎曰乾道本子下

子下有未字王渭云當有今據補

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

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
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

人。先慎曰拾補而下有爲字盧文弨云張本無願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爲字誤按一人仲尼也魯哀公

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

以服人。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勢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誠上有勢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勢字是也今據補固服於

勢句文義屬上勢誠易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願爲君仲尼非

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

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先慎曰乾道

本務上有勝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勝字按句有誤先慎按勝字衍今據刪務行仁義四字當重則可以王是

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先慎曰乾道本

世作勢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勢上當脫服字此必
王先謙云作世文義自明無庸增服字今據藏本今本改此必
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
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
動其脛毛不改

顧廣圻曰
下有脫文

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

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
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
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跋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
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

先慎曰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論衡非韓篇釋誤擇

鑠金百

溢盜跖不掇

金銷燭難多跖乘而不掇先慎曰論衡盜作鑑
撮作搏李斯列傳引與論衡同案此當各依本書

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

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手則作則手誤

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

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

先慎曰乾道本固作故盧文弨云故張本作固二字古通顧廣圻

云今本故作固誤王先謙云下文云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使智固術而不慕信卽此所謂一而固也作固是改從今本

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

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

盧文弨曰然下當有以字與下同而

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

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

先慎曰乾道本禁下無也字盧文弨云也字脫張

凌本有與上二句同今據補

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

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

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

友被辱隨仇者貞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被字顧廣圻云今本友下有被字誤先慎按知友被辱句與上

兄弟被侵相對爲文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

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

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

先慎曰禮記

儒行不程勇注程猶量也

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誤

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

先慎曰乾道本無成而兵弱

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十五而忘兵弱地荒之禍

先慎曰乾道

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

功字顧廣圻云藏本儒以文亂法

盧文弨曰儒下似當分段

俠以武犯禁

而人主兼體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

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王無取字拾補王作生有取字盧文弨

云王張本作生顧廣圻云王當作生今本學下有取字依下文

當有先慎按盧顧說是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

今據改張榜本諸誤誅

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

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

王渭曰句絕譽之

則害功

王渭曰爲一句下文非所用句絕用之屬下同此例

工文學者非所用

先慎曰乾道

本文上無工字顧廣圻云今本文上有工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按有工字是上文行仁義者非所譽與工文學者非所用句法一律明此不當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少一字改從今本

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

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

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

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先慎曰兩父字皆當作母涉上文而誤御覽四百九十六引尸子魯人

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汪繼培云此卽卞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母與尸子同韓子以爲養父非也

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

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

先慎曰乾道本兼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

字先慎按此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蔑矣古者蒼頡之作

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盧文弨曰說文引作自營爲公營最本通用私當作公

下同顧廣圻曰說文又云公从八从公八猶背也引此曰背公爲公先慎曰據說文所引則本書本多古字今盡改之不一存焉借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

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

。先慎曰行當作仁上文

云行仁義工文學此云修仁義習文學仁義文學篇內對舉明行爲仁之謀下同

行義脩則見信見信

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

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

。先慎曰乾道本有上有爲字盧文弨云爲字凌本

無先慎按爲字衍今依凌本刪顧廣圻謂有字衍非

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

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

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

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

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

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眾

先慎曰乾道本游上有於字顧廣

圻云藏本今本無於字今據刪

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

日且下似

當分

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

難知也今爲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

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

先慎曰梁當作梁

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

先慎曰

御覽八百五十四引飽作厭務作待肉下有而飽二字待作須繡下有而好二字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

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

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

賢良貞信之行者

顧廣圻曰良字當衍上文示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

必將貴不欺

之士。

先慎曰張榜本將作待

貴不欺之士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貴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貴字今

據

亦無不欺之術也。

顧廣圻曰不補亦無不欺之術也下當有可字

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

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

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

先慎曰張榜本無所字雖

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

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

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

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

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

先慎曰乾道

本無焉字顧廣圻云今本功下有焉字按依上句當有今據補

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爲

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

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

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

先

慎曰乾道本無愈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愈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言耕者眾。先慎曰作民顧廣圻云今本民作言。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按依下文當作言今據改

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

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

先慎曰乾道本必作伐顧廣圻云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先

慎按無用卽上不周於用故明主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

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

先慎曰

舊本無爲字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七引並有爲字是也戰之爲事也危與耕之用力也勞相對不應少一字今據補

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

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言

談並作
談論

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

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

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

爲教無先王之語

。顧廣圻曰王當作
生此與下文吏對

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

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

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

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聲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

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

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

忠

。顧廣圻曰藏本
同今本忠作患誤

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

。先慎曰乾道本強
弱互易今據拾補改

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

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

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

先慎曰乾道本則舉作舉則顧廣圻云藏本舉則作則

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俞樾云舉則二字誤倒當從道藏本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巳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云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故下文云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旨趙用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淺人不詳

文義率意增益往往如此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

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

俞樾曰未字衍文

救小未必

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盧文弨曰有字似不必增王渭曰交

當作敵先慎

日顧王說是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

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

內。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土作市誤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

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

利未立。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

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

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

說於其臣。

先慎曰乾道本作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盧文弨云之下於其二字說下也字皆衍凌本無今據

剛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

增繳之說而微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

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

盧文弨曰平張本作於

不察當否之言

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

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

治強不可責於外

先慎曰句

內政之有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作備誤

今不

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

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

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

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

期年而舉

顧廣圻曰句絕

衛離魏爲衡

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可

半歲而亡

先慎曰

全祖望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案六國表秦莊襄王六年五國共擊秦拔魏朝歌衛從濮陽徙野王衛故屬魏或因衡而不救此韓子當時事聞見有真當不謬也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

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

先慎曰乾道本無嚴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嚴字按句有

誤先慎按有嚴字是今據增

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

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

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

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

內而政亂於外

顧廣圻曰內外當互易上文云而事智於外

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

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

先慎曰拾補政作故如下旁注皆字盧文弨云故張本作政皆張本作如與

而同當分段顧廣圻云今本政作故按句有誤先慎按趙本改如爲皆非也政當作自

今爲之攻戰進則

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

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

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

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顧廣圻曰解麻同字也俞樾曰解舍完三字

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衍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文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疑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先慎曰解舍完三字不當有應增一者字下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正有者字此不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當少一字

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

先慎曰拾補趨作外盧文弨

云趨譌舊人改先慎按張榜本作減較舊義爲近

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

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

先慎曰張榜本無也字

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

人不少矣聚歛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

盧文弨曰致尊過三字舊作不貴今從

張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不貴誤

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

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

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

顧廣圻曰古當作談上文云言談者爲勢於

外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

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先慎曰五官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

司正其患御者

盧文弨曰患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樾曰患讀爲串詩皇矣篇串夷載路毛

傳串習也釋文云串本作患是其證也先慎曰盧俞說是張榜本趙本改作近非

積於私門盡貨賂而

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

之財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弗作沸誤

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

顧廣圻曰牟侔同字也

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

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盧文昭曰：良，張本作梁。顧廣圻曰：藏本良作梁，按梁良同字也。

有孫氏之儒。

顧廣圻曰：孫，孫卿也。難三篇云：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

有樂正氏之儒自

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先慎曰：意林夫作芬。孫詒讓云：蒲

阪園引山仲賈云：相夫一本作祖。夫案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流，則古本相或作伯。山氏所見本作祖。夫

疑卽伯夫之誤。翻縮僞鮑敝疑通。

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

爲三取舍相反不同。

先慎曰：相反不同，語意重複。蓋一本作相反一本作不同。校者旁注於下，刊時失

刪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孔墨二字。顧廣圻云：今本不

上更有孔墨二字。按當有先慎按北堂書鈔九十六引重孔墨二字。今據增。

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先慎曰：乾道本無後字。據張榜本趙本補。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

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

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

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

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

雜反之行。

先慎曰乾道本反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按富有今據增

明主弗受也墨

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

盧文弨曰墨子公

孟篇作三日淮南齊俗篇與此同先慎曰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此作三日服作執世主以爲儉

而禮之。

先慎曰乾道本世下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脫據儒下文補先慎按北堂書鈔御覽引有主字今據補

者破家而葬。

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有賃子而儉四字服喪三年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服

均作

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

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

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

先慎曰上有漆雕之儒此別一人

不色撓不目逃行曲

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

議。顧廣圻曰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見侮人之不辱使人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先慎曰莊子逍遙遊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釋文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宋榮即宋鉏榮鉏偏旁相通月令腐草爲螢呂覽淮南作蜎榮之爲鉏設不鬪爭。先慎曰設疑語謠取不隨仇不差囹圄見侮猶螢之爲蜎也。

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

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

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

無定術行無常議。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義作儀誤

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

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

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盧

文昭曰今下當分段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

。先慎曰乾道本若作善下同俞樾云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釣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若善字作善兩形相似而誤先慎按張榜本善字作若不誤今據改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

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

。先慎曰拾補疾作疫盧文弨云疾舊人

改疫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情也

。先慎曰乾道本情作情張榜本作情下同今據改侈而情

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情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

。先慎曰乾道本宅作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澤作宅先慎按作宅是今據改內儲說上篇云賜之上田上宅是其證

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

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

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民作明

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劔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

。顧廣圻

曰藏本今本主下有之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

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

。慎曰

官而張榜本趙本作而官誤倒

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

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

。盧文弨曰澹下當分段

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

久而行不稱其貌。

盧文弨曰久字藏本無下同

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

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

故孔子曰以

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

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

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

之患。

先慎曰華下即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

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

之禍。

先慎曰一本平誤年

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

冶不能以必劍。

顧廣圻曰區他書又作歐先慎曰區歐古通周禮司桓氏職文云凡金多錫則刃白考工記

六齊視錫之品數以爲上下故治劍必鍛

水擊鵠雁陸斷駒馬

以錫然色之青黃仍不能決其劍之利鈍

王先謙曰按五字不成句形

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

容在外不待發也吻下當有二

字與視鍛錫句

伯樂不能以必馬投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

獲不疑驚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

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

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

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

盧文弼曰磐

下當分

段不可謂富象人百萬

盧文弼曰象人或作俑言韓詩外傳四作愚民先慎曰象人即俑人也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作象人是

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眾

也

先慎曰數當作象人二字上下文可證

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

顧廣圻曰磐下當

有石

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

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

王先謙曰顯

而當作

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

顧廣圻曰禍知當作知禍此以知禍與

下句不知禍相對也

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

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

盧文弨曰故下似當分段

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

臣闕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

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

顧廣圻曰李斯而列傳引悍作格

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

亂也夫聖人之治國。

盧文弨曰夫下當分段

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

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

慎曰乾道本無爲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爲字今據補

一國可使齊。

顧廣圻曰爲治者五字爲一句

用眾而舍寡。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者作也誤

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

之箭百世無矢。

同。先慎曰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恃作待下同。矢下有矣字案困學紀聞卷十引作恃與此

合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

盧文弨曰世張本作歲先慎曰意林御覽引亦作歲困學紀聞引

仍作世與此合

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

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

先慎曰栝張榜本趙本作括說見前難勢篇下

雖有不恃隱

栝。

先慎曰雖有二字衍

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

先慎曰有當作恃

夏工弗貴

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

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

不隨適然之善。

適然謂偶然也

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盧文弨曰今下當

分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

張榜曰狂與誑同

夫智性也壽命也

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

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論也夫論性也。

王謂曰句有誤先慎曰張榜

本趙本論皆作喻

以仁義教人。

先慎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仁下有義字按下文當有今據補

是以智與壽說人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有度之主

有度之主

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

先慎曰拾補嗇作噓盧文弨云藏本作膚顧廣圻云藏本作膚是

也今本作嬙誤按左昭三年傳釋文嬙廣本又作嬙哀元年妃
嬙本又作嬙嬙在說文新附先慎按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六
百二十四七百一十九引並作嬙 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

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
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干

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

先慎曰乾道本上歲字與下秋字互易聒作括盧文昭云干歲謬

下同括藏本作聒顧廣圻云藏本下秋字與上歲字互易是也今本二秋字皆作歲誤戰國策云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藏本括作括案當作聒先慎按此當讀使若干秋萬歲而一日之句千秋萬歲之聲聒耳句括張榜本作聒是今據改

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

之所以爲治

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善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

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

辭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飾作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釋作飾今本儒下有者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者字是釋當

作飾今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盧文弨曰者字舊人刪顧廣圻云者字當衍

俞樾曰者字與古諸通禮記郊特牲云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廣雅釋言諸之也不道仁義諸

故即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申之面施諸幣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

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與諸並猶之也顧氏以者爲衍而以故字屬下讀失其義

矣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盧文弨曰必曰得民之心欲今下當分段

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

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

則加痛也。先慎曰腹乃復字之譌素問瘡論病極則復復與

通說文獨重也今皆以復爲之注訓爲加是所見本作復不

誤不割座則寢益謂癰也編威而潰之披編也。先慎曰割字

也說文割判也周禮曰割辜祭備文作編今周禮割亦作辜割

編同古本韓子作編或改作割寫者又誤加手旁校者又於下

文去刀旁展轉譌遂不成字幸注文猶存真又案注威剔首
字當爲瘞之譌披驅二字亦倒下搗張榜本趙本作剔非
搗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
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
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
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
願廣圻云今本以下有上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顧廣圻
曰藏本同皆先慎按有上字是上下文
今本作境內教戰陣閱士卒誤按境內必知者八說篇云此其
臣有姦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是其義介當作分分而
無私者制分篇云宜務分刑賞爲急又云亡者其并力疾關所
制刑賞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下當有脫文并力疾關所
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盧
文昭曰凌本作知之而不
悅也并注云謂民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
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

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

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士者

至治也七十六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未詳所出先慎按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二十五引並有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二句是宋本不盡脫也今據藏本補趙本而民聚瓦石下井有注云有以擊禹也五字張榜本末句可與作可以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九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二十

長沙王先慎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飭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

。先慎曰一本弑作亂有曲父。

先慎曰乾道本父上有於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於字誤先慎

案弑君曲父相對於字不當有據今本刪下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卽承曲父言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

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

。王先謙曰此爲燕子之事而發

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

。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

盧文弨云爲字脫藏本有今據補

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

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

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

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

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

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

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

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

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

王先謙曰常上文所謂常道也

逆道也

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

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

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

造愁貌也。先儒曰造與蹇通

見孟子萬章篇

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

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

先慎曰臣韓非自謂

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

之道也

先慎曰拾補未下旁注未字盧文弼云未張凌本作未

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

主退不得爲父子耶

先慎曰乾道本兩不字下皆無得字盧文弼云得字脫張凌本有先慎按有得字

是今據補臣主當作主臣言進不得爲主之臣退不得爲父之子也

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

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

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

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

豈得利焉哉

盧文弼曰焉哉二字舊倒張本作焉哉顧廣圻曰蓋本同今本焉哉作哉焉誤先慎曰趙本無焉

字據誤本而刪之也焉哉當作哉焉哉字句絕焉字屬下讀盧願說非

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

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
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
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
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
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

先慎曰依上文殺上當有舜字

放父殺

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
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
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
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

先慎曰施陳

也

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

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眾獨行

王渭曰

雖當作離四字爲一句

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

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

先慎曰乾道本教作數盧文弨云數張本作教顧廣圻云藏本數作教案依上文是也今據改

天下謂之察

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

顧廣圻曰藏

本同今本無之人二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曰之人當作人生屬下讀上文人生必事君養親此作人生必言論忠信法術人生誤作之人趙本不思必以言論忠信法術

先慎曰依上文不當有以字言論

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

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

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

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

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詳上有是字按依上文當有今

據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之字。是今本謂作其誤。今據

補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先慎曰乾道本天下下有此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此字。今據刪

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

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悅密。蠢愚悅

情貌。盧文弨曰。古下當分段。孫詒讓曰。爾雅釋詁。密靜也。故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僂。謂智慧。先慎曰。謂音朽。政反。反聞也。見漢書淮南王安傳。注近人謂

謂當作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

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

刑。赴難。罰不足以禁。先慎曰。乾道本無罰字。顧廣圻云。今本

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

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

此二者殆物也。

先慎曰拾補二字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云三藏本作二蓋唯指許由盜跖言先慎按二趙本

譌作三下仍作二不誤

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

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先。

慎曰乾道本士上無之字依下文當有據藏本今本增顧廣圻云平當作上見下文不可以賞勸也天下

太平之士。

顧廣圻曰平當作下見下文

不可以刑禁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爲字張本無顧廣圻云爲字當衍今據刪

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

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

從者曰。

顧廣圻曰侯字當衍

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

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

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

顧廣圻曰句絕

而止五霸不待從橫。

顧廣圻曰句絕止字當衍即王之形近而複誤耳先慎曰趙本止作正橫下有而

字句讀亦異蓋趙用賢改增以成其義也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廣圻曰九字爲一句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

先慎曰拾補威下旁注

威字盧文弨云威張本作威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威作威誤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

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

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

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

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

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

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

先慎曰趙本當作而盧文弨云而張本作當顧廣圻云

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

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

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
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
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
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
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
其私。

先慎曰環讀爲營說文引本書自營爲私五意篇作自環爲私與此同卽其證

左右近習朋黨

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
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
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
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

先慎曰趙本主作

王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

能之士進

先慎曰乾道本賢下有有用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用字今據刪

則私門之請止矣

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

勇而疾距敵

先慎曰疾下當有於字此與下務於清潔文正相對

游宦之士焉得無撓

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

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

先慎曰知讀爲智

與下或有所賢句相對孤憤篇正作智

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

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

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

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先慎曰程量也

則賢智之士

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

先慎曰乾道本而作以改從趙本

昔關龍逢說桀

而傷其四肢

盧文弨曰張本作支

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

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本蔽下有於字今據補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盧文弨曰飭張本作飾古通用顧廣圻曰此篇皆商子靳令篇文

先慎曰秦本商子作飭與此同

飭令則法不遷

先慎曰商子法不遷作治不留

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

以善言售法

先慎曰售當作害形近而誤商子作害是其證

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

民多言行法曲斷

顧廣圻曰曲當作由先慎曰商子亦誤作曲

以五里斷者王

能參

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先慎曰此謂行法之速也五里新九里斷皆對宿治言舊注非

以九里斷者

強既王且張。先慎曰行九里而斷較五里爲遲矣。然宿治者

削宿置也。若委置以刑法以賞戰。爲一句見商子。厚祿以周

術。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周作用按國無姦民。先慎曰乾道

按商子正作國無姦民。今據改則都無姦市。商子作示物

多末眾。先慎曰乾道本末作者顧廣圻云農施姦勝則國必

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顧廣圻曰震

先慎曰上爵字當重商三寸之管母當不可滿也。當無則不可

滿也。先慎曰意林母作無商子三寸作四寸母亦作無注當無二字誤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

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日成讀爲

盛威當作成亦讀爲盛商子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

新令篇作盛去強篇作成。顧廣圻曰見字當衍有當此謂以治去治以

見者省言有塞。顧廣圻曰見字當衍有當此謂以治去治以

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

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

顧廣圻曰當作富見商子

朝廷之事小者

不毀

先慎曰商子小作少下

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

以相干也

先慎曰辟言即上善言也商子辟作辯

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

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

攻其能勝其害

王謂曰此以下皆當依本書用人篇改正輕

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

顧廣圻曰道壞用人云莫懷

莫負乘宮之責於君

廣圻曰乘宮用人云兼官

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

顧廣圻曰用人云明君使事不相干

故

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

顧廣圻曰句絕

言此

謂易攻

顧廣圻曰此五字涉上文而衍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

先慎曰上愛民即

下以刑去刑義

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先慎曰乾道本民下無不字顧廣圻云今本

民下有字按此當有改從今本

利出一空者

顧廣圻曰空讀爲孔

其國無敵利出二

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

利。王先謙曰平日重刑俾民知上指臨事又大爲禁制以使之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先

慎曰乾道本至下重至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案商子亦不重今據刪

重者不來此謂

以刑去刑

先慎曰此下當有其國必削對文罪重而刑輕

盧文弨曰刑輕二

字張本

倒下同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

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

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

顧廣圻

曰喜其亂蘇本同今本無其字誤

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

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
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
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
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
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
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
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者作本按當作自
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
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王渭曰亂字當更有賞字
有誤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顧廣圻曰藏本
未詳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顧廣圻曰藏本
本今本致下無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
而字按當作其

。先慎曰欲治其法當作欲治民亂上言欲舉大功而難致其
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此言欲治民亂而難變其故者民亂
不可幾而治也舉大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王先謙曰當作
功治民亂相對爲文。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先慎曰
乾道本治與作與。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與世。

作治與今據改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盧文弨曰
世知二字舊

無張本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誤按知則從王
讀爲智下當有而字先慎曰趙本有世字無知字亦非

先謙曰二字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顧
上屬顧讀誤

曰治眾二字誤未詳所當作王先謙曰治不易當作故聖人之
法不易能治眾治字當衍能眾卽下能耕能戰是也

治民治。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顧
下治字作也按此字衍

曰藏本同今能越力於地者富。顧廣圻曰越當作趨下能起
本能作治誤

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聞作開按當作

開下文云能開外塞私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

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

。顧廣圻曰治當作始

恃其不可

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

。先慎曰乾道本適上有

敵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敵字按當云道於不可亂之術先慎按敵即適之誤而衍者據藏本今本刪

貴爵則上

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

。先慎曰飭令篇辟言不得以相干即其義

好力者其

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

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

。先慎曰能閉也字衍

能閉

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

。顧廣圻曰夫當作大

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

禁止於天下者也

。顧廣圻曰天字當衍

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

嚴以重之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制祿作祿制

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

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

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情上有人字誤

而好惡者上之所

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

。先慎曰乾道本掌作賞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賞作掌今據改事實不宜失矣

。王先謙曰不宜乃宜不倒文

然而禁輕事

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

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

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爲分

。先慎曰乾道本異以作以異盧文弨云異以二字舊倒今從張本

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

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

。先慎曰胥與

須古今字須侯也

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

止姦爲務是何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何下有也字今據補

其法通乎人

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

。願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有道字按非也此當衍

之字孫詒讓曰此當云然則微姦之法奈何此篇首以法重發端以下至篇末法字凡十五見此去亦卽法之壞字校者不知其誤因移著微姦之上遂不可通矣微者微之借字說文見部云勉司也墨子迎敵祠篇云謹微察之亦以微爲勉與此正同微姦之法謂司察姦人之法也之非衍字

者也

。盧文弨曰規張本作闕願廣圻曰規讀爲闕與下文互

其隱情也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闕奈何。先慎曰十字爲一句願氏句讀未明故疑誤

然字此與上然則微姦之法奈何句法一律

曰蓋里相坐而已

同里有罪

禁尙有連

於己者理不得相關

。願廣圻曰理當作里

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

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

賞失姦者必誅連刑

。王先謙曰誅則必刑則連

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

細

。願廣圻

私告任坐使然也

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願廣圻曰七字爲

一句先慎曰乾道本注
故曰作人則改從趙本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

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

先慎曰乾道本過作適盧文弨云張本作過先慎按張本作過是也謂有術

之國不用人之譽則毋過過卽下過形之於言者難見之過過與適形相近乾道本因誤爲適趙用賢改則毋過三字爲得人之情誤順廣圻謂適敵同字亦未見作過之本從而爲之辭也

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

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

王先謙曰畸

功謂偏畸不當理者如擡奪增級之類循約謂與立功之約相依循故曰姦功虛功也先慎曰乾道本難作雖順廣圻云藏本今本雖作難先慎按難字是下文所謂循約難知卽承此而言今據改

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

文弨曰刑舊校改形本通用

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

過之難見者失根也

王先謙曰之字當衍

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

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

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

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

文昭曰實故舊倒藏本作實故顧廣圻云藏本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今本實故作故實按句有誤王先謙曰容其

二字當衍故實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

也。先慎曰法定當作釋法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

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

刑賞之不分白也。顧廣圻曰不分當作分不先慎曰顧說非

篇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於黑白矣皆有黑字是其證

韓非子集解卷第二十終